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二十五回 酌花筵娼院遇丫環 營部屋周家嫁長女

話說馮少伍自把二萬銀子報效去了，果然一月上下，就有旨把周應昌欽賜了一名舉人。那時城廂內外，倒知得周家中舉的事，只是誰人不識得周家兒子沒有什麼文墨，就統統知道是財神用事的了。過了一二天，又知得周應昌是周庸祐的次子，都一齊說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他長子還大得幾歲年紀，今他的次子，也不過是十二三歲的人，就得了舉人，可不是一件怪事！」就中又有的說道：「你們好不懂事，只為那次子是繼室馬氏生得，究竟是個嫡子，因此就要與他中個舉人了。」又有些說道：「這越發奇了！主試的憑文取象，哪有由自己要中哪人，就中哪人的道理？」當下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直當一件新聞一般談論。內中有省得事的，就道：「你們哪裡知道？你道那舉人是中的，只是抬了二萬銀子去，就抬一名舉人回來罷了。他的長子是二房庶出，早早沒了娘親，因此繼室的馬氏，就要與自己兒子謀個舉人，哪裡還記得二房的兒子呢！」街上談來說去，也覺得這話有理。那時有科舉癩的學究，倒搖頭歎息，有了錢就得舉人，便不讀書也罷。只是周府裡那復管人說怎麼話，只家內又得了一名舉人，好不高興。一來馬氏見得舉人的是自己兒子，更加歡喜。凡平時來往的親戚朋友，也紛紛派報紅拜客，又復車馬盈門的到來道賀。且馬氏為人，平日最喜人奉承的，這會自己兒子得了舉人，那些趨炎附勢的，自不免加幾句贊頌，說他少年中舉，不難中進士、點狀元的了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都是贊頌他得不亦樂乎，幾乎忘記他的舉人是用錢得來的了。馬氏就令設筵宴待那些賓客。過了數日，就打算要回鄉謁祖，好在祖祠門外豎兩枝桅桿，方成個體勢，這都是後話。

而今且說周庸祐自兒子得了舉人，連日宴朋會友，又有一番熱鬧，鎮日在周園裡賓來客去，夜裡就是秦樓楚館，幾無暇晷。那一夜正與二三知己到賽鳳樓來，因那賽鳳樓是周庸祐從前在那裡攜帶過雁翎的，到時自然一輩子歡迎。先到廳上，多半妓女是從前認識的，就問諸妓女中有新到的沒有。各人都道：「有了一位，是由羊城新到的，喚做細柳。」周庸祐忙令喚他出來，誰想細柳見了周庸祐，轉身便回轉去了。周庸祐不知何故，也見得奇異，同座的朋友，如徐雨琴、梁早田的，就知道有些來歷，只不敢說出。周庸祐道：「究竟他因什麼事不肯與人會面？座中又不是要食人肉的，真是奇了。」說罷，便要喚他再復出來。同院姊妹一連叫了兩次，細柳只是不出，也不敢勉強。看官試想：那周庸祐是個有聲有勢的人，凡是鴇女僕婦，正趨承到了不得的，這時自然驚動院中各人了。

那鴇母知道周庸祐要喚細柳，那細柳竟是不出，心上好不吃了一驚，單怕周庸祐生氣，一來院中少了一宗大生意，二來又怕那周庸祐一班拍馬屁的朋友，反在周庸祐耳邊打鑼打鼓，不是說爭口氣，就是說討臉面，反弄個不便。急的跑上廳來，先向周庸祐那班人說個不是，隨向房子裡尋著細柳，要他出來。不料細柳對著鴇母只是哭，鴇母忙問他緣故，細柳只是欲言不言的景象。鴇母不知其故，就嚷道：「若大的京堂大人，放著幾百萬的家財，也不辱沒你的。你若是怕見人時，就不必到這裡了。」細柳道：「我不是不見人，只是不見他的就罷了。」鴇母正待問時，忽僕婦回道：「廳子上的客人催得緊了。」鴇母只得強行拉了細柳出來，細柳猶是不肯，只哪裡敢認真違抗，只得一頭拭淚，一頭到廳上來，低著頭也不敢看周庸祐。惟庸祐把細柳估量一番，覺也有幾分面熟，似曾見過的，但總想不出是什麼人。只心上自付道：他不敢來見我，定然與我有些瓜葛。再想從前桂妹是出家去了，且又不像他的樣子。想來想去，總不知得。

這時，徐雨琴一班人又見細柳出來，總不見有什麼事，就當是細柳必因初落河下怕見人，故至於此，因此也不甚見得怪異。坐了一會子，細柳才轉出來。但那同院姊妹，少不免隨著出來，問問細柳怕見周庸祐是什麼緣故。細柳道：「我初時是他府上的丫環，喚做瑞香，因那年除夕失火，燒那姓周的東橫街大宅子，就與玉哥兒逃了出來。誰想那玉哥兒沒點良心，把我騙在那花粉的地面，今又轉來這裡，因此上見他時，就不好意思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姊妹聽了，方才明白。各姊妹便把此事告知鴇母，鴇母聽得，只怕周庸祐要起回那細柳，就著各人休得聲張。只院中有一名妓女喚做香菱，與徐雨琴本有點交情，就不免把個中情節，對徐雨琴說知，徐雨琴早記在心裡。

當下廳上正弦歌響動，先後唱完了，然後入席。在周庸祐此時，仍不知細柳是什麼人，但覺得好生熟識。一來府裡許多房姬妾，丫環不上數十人，且周庸祐向來或在京或出外，便是到英京參贊任時，瑞香年紀尚少，又隔了幾年，如何認得許多？所以全不在意。到散席時候，各自回去。

次日，周庸祐又與各朋友在周園聚會，徐雨琴就把昨夜香菱那一番說話，把細柳的來歷，細細說來。周庸祐方才醒得，便回府裡，對馬氏問道：「年來府裡的丫環，可有逃走的沒有？」馬氏道：「年來各房分地居住，也不能知得許多。單是那一年失火時，丫環瑞香卻跟著小廝阿玉逃去，至今事隔許多年。若大人不問起來，我險些兒忘卻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從前失婢時，可有出個花紅沒有？現在阿玉究在哪裡呢？」馬氏道：「他兩人蹤跡，實在不知得，大人問他卻是何故？」周庸祐道：「現在有人說在賽鳳樓當娼的有一妓名細柳，前兒是我們府上的丫環，因失火時逃去的。」馬氏道：「是了，想是瑞香無疑了。他臉兒似瓜子樣兒，還很白的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是了，他現在妓院幹那些生涯，哪個不知得是我們的丫環？這樣就名聲不大好了。」馬氏道：「這樣卻怎樣才好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我若攜他回來，他回道回來有什麼難處，料然不肯。不如擺佈他去別處也罷。若是不然，就著別的朋友攜帶了他，亦是一件美事。」馬氏道：「由得老爺主意，總之不使他在這埠上來出丑，也就好了。」周庸祐答個「是」，然後出來再到周園那裡，與徐雨琴籌個善法。

雨琴道：「任細柳留在那裡，自然失羞，若驅逐他別處去，反又太過張揚，更不好看。雖然是個丫環，究是家門名譽所在，大要仔細。」周庸祐道：「足下所言，與弟意相合，不如足下取了他也罷。」雨琴道：「此事雖好，只怕細柳心不大願，也是枉然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須從他鴇母處說妥，若細柳不允時，就設法把他打進保良局去。凡妓女向沒知識，聽得保良局三個字，早是膽落了，哪怕他不肯？若辦妥這件事時，一面向細柳打聽小廝阿玉在那裡，然後設法拿他，治他拐良為娼之罪，消了這口氣，有何不可？」徐雨琴聽了，覺得果然有理，當即允之。就與鴇母商議。

那鴇母見周庸祐是有體面的人，若不允時，怕真個打進保良局，豈不是人財兩空？急得沒法，惟有應允。便說妥用五百塊銀子作為兩家便宜便罷，於是銀子由周庸祐交出，而細柳則由徐雨琴承受。鴇母既妥允，那細柳一來見阿玉這人已靠不住，二來又領過當娼的苦況，三來又忌周庸祐含恨，自沒有不從，因此就跟徐雨琴回去，便了卻這宗事。只周庸祐自見過這宗事之後，倒囑咐各房妻妾，認真管束丫環，免再弄出瑞香之事。至於伏侍自己女兒的丫環，更加留心；況且女兒已漸漸長大來了，更不能比從前的托大。再令馬氏留意，與女兒打點姻事。單是周庸祐這些門戶，要求登對的，實在難得很，這時縱有許多求婚的富家兒，然或富而不貴，又或貴而不富，便是富貴相全的，又或女婿不大當意，倒有難處。

忽一日，梁早田進來道：「聽說老哥的女公子尚未許字，今有一頭好親事，要與老哥說知。」周庸祐便問：「哪一家門戶？」早田道：「倒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富戶，蔡燦翁的文孫，想盡能對得老哥的門戶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姓蔡的我也認得，只他哪有如此大年紀的孫兒呢？」梁早田道：「姓蔡的當從前未有兒子時，也在親房中擇了個承嗣子，喚做蔡文揚，早早也中了一名順天舉人。縱後來蔡燦翁生了幾個兒子，那蔡文揚承繼不得，究竟蔡燦翁曾把數十萬的家財分撥過他。且那蔡文揚本生父也有些家財，可見文揚身上應有兩副家資的分兒了。如此究是富貴雙全的人家，卻也不錯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據老哥說來，盡可使得，待小弟再回家裡商酌便是。」便回去對馬氏說知。馬氏道：「聞說蔡燦翁撥過蔡文揚的不過十萬銀子，本生父的家財又不知多少。現他已不能承繼蔡燦，就算不得與蔡燦結婚家了，盡要查查才好。」周庸祐想了想，隨附耳向馬氏說道：「夫人還有所不知，自己的女兒，吸洋膏子的癩來得重了，若被別人訪訪，終是難成。不如過得去也罷了。」馬氏點頭道是，此時已定了幾分主意。

偏是管家馮少伍早知得這件事，暗忖主人的大女兒是奢華慣的，羊城及鄉間富戶，料然不甚喜歡。若香港地面的富商，多半知得他大女兒煙癮過重，反難成就，看將來倒是速成的罷了。只心上的意，不好明對周庸祐夫妻說出，只得旁敲側擊，力言蔡文揚如何好人品，他的兒子如何好才貌，在庸祐跟前說得天花亂墜。在周庸祐和馬氏的本意，總要門戶相當，若是女婿的人品才貌，實在不甚注意。今見馮少伍如此說，亦屬有理，便拿定主意，往覆梁早田，決意願與蔡文揚結親家了。梁早田又覆過姓茶的。

自來做媒的人，甘言巧語，差不多樹上的雀兒也騙將下來，何況周、蔡兩家，都是有名的門戶，哪有說不妥的？那一日再覆過周庸祐道：「蔡文揚那裡早已允了，只單要一件事，要女家的在羊城就親，想此事倒易停妥。因在省城辦那妝奩還較易些，不如就允了他罷。」周庸祐聽得，也允從了，一面又告知馬氏。馬氏道：「回城就親，本是不難的。單是我們自東橫街大宅遇火之後，其餘各屋都是門面不大堂皇的，到時怕不好看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夫人忒呆了，我家橫豎遲早都要在城謀大屋的，不如趕速置買便是。難道有了銀子，反怕屋子買不成？」馬氏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一面允他親事，一面囑咐管家營謀大屋便是。」因此上就使梁早田做媒，把長女許字那蔡燦的孫子。徐把馬氏之意，致囑馮、駱兩管家，認真尋屋子，好預備嫁女。

馮、駱兩人也不敢怠慢，輪流的往羊城尋找。究竟合馬氏意思的大屋，實在難覓。不覺數月之久，馮少伍自省來港，對周庸祐說道：「現尋得一家，只怕業主不允出賣，因那業主不是賣屋之人。若他允賣時，真是羊城超前未有的大宅子了。」周庸祐急急的問是誰的宅子來。正是：

成家難得宜家女，買屋防非賣屋人。